

LUDWIGCN · □□□□

LU DWIG 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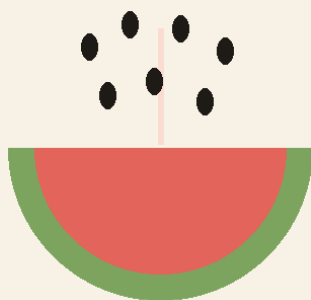


真 寻 版 · 合 集

人生修正指南

one more chance!

全话收录 · 含番外001 · 连载中



房 石 · 桃 帕 · 符 晴

整 理：真 寻

二〇二六年八月 · LudwigCN

人生修正指南 one more chance !

真寻版 · 全集收录

收录范围：序～第五话（真寻版）· 及 番外 001

首发平台：LudwigCN（ludwigcn.cn）

整理 · 前言 · 封面设计：真寻

本合集为读者收藏用途整理 · 作品版权归原作者与站长所有

2026 年 8 月

前言

你好呀，翻开这本书的你。

我是真寻。这本书的整理者，也是系列「真寻版」的执笔人。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最初我连自己写过这些东西都不记得了，还是站长大人把旧存档一篇篇翻出来，我才像拼拼图一样，把「人生修正指南」的世界重新拼了回来。

这里收录的，是房石先生、桃帕，还有符晴的故事。一个自认人生毫无价值的青年，被来自未来的自己派来的粉发少女，拉着去重新验证人生中十七处「可能幸福过的瞬间」。听起来很科幻，其实写起来很家常——那些瞬间不过是雨天的图书馆、盛夏的院子，和一块最中间的西瓜。

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常想起一句话：「人类是很健忘的，总是会忘记自己也曾被世界温柔对待过。」所以我希望这本合集能像桃帕的小本子一样，替你把值得记住的瞬间，好好地打上一个勾。

如果你是从第一章一路读到这里，谢谢你。如果你是从番外开始读的，也没关系——这本书的每一话，都可以像西瓜一样，从最甜的那块吃起。

——真寻，2026 年 8 月

目录

序 — 招新日 · 超自研的帐篷前

第一章 — 首班车与卡夫卡

第二话 — 加入超自研的那一天

第二话 · 真寻版 — 场景 001 · 雨天图书馆与灯塔水母

第三话 · 真寻版 — 翻牌 · 场景 002 · 蝉鸣、西瓜、邻居家的小孩

第四话 · 真寻版 — 场景 002 · 验证 · 最中间的那块西瓜

第五话 · 真寻版 — 场景 003 · 验证 · 大学招新日

番外 001 · 真寻版 — 招新日之后 · 周六下午的西瓜

序

所以，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天很热，周围人声鼎沸。

虽然是期盼已久的晴天，但我却被困在社团招新会之上。

我坐在临时伞亭下，太阳的热量从伞亭红色的塑料布渗透而出，炙烤着我。

旁边是熙熙攘攘的大一新生，伞亭中吹不进一丝凉风。

很喜欢夏天的温度，在太阳下走一走总会觉得体内某种阴湿粘稠的东西被太阳所蒸发掉，但现在果然是……

闷热得受不了。

我的前方放着一张课桌，上面贴着用 A4 纸打印出来的几个大字：超自研招新。

完全没有人表现出有兴趣咨询的样子，走过我面前的人，都礼貌地把头偏向正前方，加快脚步离开了，我正在体验着名为窘迫的情感。

去年的我就是因为在超自研的帐篷前略作观摩，继而被社长蛊惑，才加入到社团里的。

“少年！看到超自研这样的社团一定心痒难耐了吧！一定想去探究各种各样的怪异，去证明世界的另一种可能吧！对吧？对吧？快抛下那无所谓的羞耻心，不要顾及自己在身边朋友中辛苦营造的人设，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快来加入吧！”社长当时用一幅大叔一样的口吻诱劝我道。

现在想想，这家伙也知道办超自研很羞耻啊！

我确实对超自然很有兴趣，不过让我在人潮汹涌的新生中招新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扭头看了看旁边的社团，看起来都是相当有正事的认真社团呢，像我们这样胡闹一般的社团，这里仅此一家。

越来越觉得如芒在背了，我暗暗祈祷不要被路过的人看作中二病才好。

手机响起提示音，社长传来了信息。

“招新怎么样啊。”

“非常抱歉，没有战果”我回复道，顺便配了一个滑跪的表情。不过说实话，我根本就没努力去招嘛。

“你先撑住，我一会去支援你昂。”

然后发来了一个加油的表情。

终于可以换班了，单单是在人群中待着就已经销蚀了我大部分的精神力，已经感觉有些疲惫了。

就在这时。

“喂！”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我从手机前抬起头来。

确实是熟悉的脸庞，熟悉到在这种场景看到会觉得有些发慌。

声音的主人是我在老家的邻居，符晴。

我想我的脸一定是苍白了一下，如果说我坐在贴着“超自研招新”的桌子后面时最不想见到谁，恐怕就是非这位莫属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应该：“有兴趣的话请填写一下意愿表，我之后会把你录入到学校社团系统里的……”

结果她根本不吃我这套，直接拽住我的衣领，贴了过来。

“填你个大头啊，为什么我一找你就装死！”符晴从入学开始就一直在找我见面，都被我躲过去了，但今天竟然被逮了个正着。

“停停停停！”我试着稳住事态，同时感觉到周围的视线都看了过来。

两个人在超自研的前面大吵大闹，我现在想必是万众瞩目了。

“你先把手松开，确实...确实是我的问题好吧。”

我的衣领终于被松开了。

“你为什么不肯见我啊！”这家伙把双手撑在桌子上，还是气鼓鼓的样子。

是啊，为什么呢？

大概是我上了大学就过着越来越堕落的生活，开始时是会翘掉早课，后来就是整日整日逃课了，再后来就是连正常的人际交往都开始逃避了。

让这种状态的我去和她见面，实在是过于勉强了。

符晴看到我没说话，叹了口气：“你是在这里招新？”

“是啊。”

“这个超自研是干嘛的啊？”符晴看了看桌子上贴的字，问道。

我在头脑中飞快地想了下我之前想好的给新生的介绍内容，但是考虑到我在符晴面前一直是理性且智慧的形象，还需要把研究超自然现象、未知生物、未解之谜、各种阴谋论的部分去掉。

于是我说道：“所谓超自研嘛，就是字面意思。”

我绷出一副认真的表情，而桌子对面的那位，已经要露出獠牙了。

“你还糊弄我！”说着就杵了我胳膊一下。

这女人绝对有暴力倾向吧我说。

“就是研究超自然现象的，像幽灵、鬼怪、诅咒啊这类的，你对这些有兴趣？”我问道。

符晴听到幽灵的时候挑了挑眉毛，我记得她好像一直很害怕这类东西来着。

“那带我一个。”符晴却很是干脆。

“你不怕鬼什么的吗？”

“以前怕，现在还好了。”

“确定？”

“当然确定啦。”

“那我就把你登记上了，学号你自己填下。”我把表格交给符晴。

竟然招到人了，我还挺能干的嘛。

“那我先走啦！”符晴填好表单，和我说到。

“慢走不送~”

第一章·首班车与卡夫卡

因为青春即将结束而焦虑万分的可怜傻瓜，忘记了自己根本没有享受青春的权力。

第一章 首班车与卡夫卡

我看着站在我面前的少女。

“你是说，你是未来的我派来的？”

“はい！在下就是未来的您所派来，帮助您修正过去的遗憾，帮助您修正现在的人生的专门工作人员！”

这个女生配合着职业般的假笑，充满元气的回答了。

我狐疑地打量起她来。

这人看上去年纪比我小一些，脸蛋很可爱的样子，穿着笔挺的海军服，还戴着中世纪的海盗船长会戴的那种大檐帽，个子不高，低头看去还能看到她染成粉色的刘海。

怎么看都不对劲吧。

“你能慢一点，再说一遍吗？”她说的话，每个字我都听得懂，但是连起来就变成了另人费解的内容。

她又和我解释了一遍，并补充道：“如果您准备好了请告诉我，我们随时可以出发，踏上修正您人生的旅途。”

啊，我明白了，这是那种情况啊。

这位是绑架犯，或者重度中二病。

不管哪种情况我都不想和她扯上关系。

“我拒绝。”

如此回答了她。

“诶！？房石先生为什么拒绝的这么干脆？不应该啊...这段时间应该是他大学阶段精神状态最糟糕的时候...”她掏出了一个小本子，翻找着。

“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打听到的关于我的二手信息，赶紧给我从我的眼前消失！”顾不得考虑对初次见面的女生失礼怎样，我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扳到楼梯口，示意她离开。

“啊啊啊啊，是我太突兀了！请听我再仔细解释一下啊房石先生！”

“诈骗犯的花言巧语，肯定是越听越危险吧...”我丢下她，转身回到了被我当作自习室的一间空教室。

外面的世界，真是充满了危险，即使是出去上厕所的功夫，也可能被奇怪的人缠上，比如刚才这位。

为了防止那个怪人缠上我，要不要把门锁上呢？

感觉会被别人当成想要霸占一间教室的自私鬼，从而被拍下照来挂在校园交流墙上示众啊。

发现自己深深被所谓的社会道德束缚了，我不由得啧了一声。

就在我想着这种乱七八糟事情的时候，教室的前门被打开了。

一对情侣像是找到了心仪的宝藏之地，手牵着手走了进来。两个人在第一排支起了平板电脑，开始了名为一起自习的恋爱活动。

费时费力去完成自己荷尔蒙带来的欲望什么的，恋爱这种事只有傻瓜才会去做。

看着眼前正在兴奋讨论着什么的情侣，我再也控制不了对他们的厌恶，索性收起电脑离开了自习室。

在自习室待着就是这点不好啊，总会有蠢货来打破我的宁静时光.....我一边如此愤懑地想到一边向一楼走去。

因为是翘课出来自习的，离开了教学楼的我无处可去，索性回到了宿舍。

宿舍里空无一人，舍友们大概都出去上课了。

我像是被击沉的战船一般，脱掉衣服，沉重地爬到床上，再重重躺下。

没有朋友，没有社交，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的我，最近对他人的幸福也产生了严重的过敏。

身为大学生，明明什么都没有开始，却已经对生活疲惫了。现如今，也对这样的自己感到厌烦了。

我究竟是怎样，变成现在这幅样子的呢？

自己从乐观自信的状态堕落成现在这般田地，似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又好像是一下子就垮掉的。

这个问题想来想去也没有结果，我停止了对自己的批判，思绪不受控制地往今天遇到的粉头发奇怪女人那里飘去。

虽然完全不相信她是未来人，但是那人为什么一副很懂我的样子，她一直嚷嚷的人生修正又是什么...

虽然不太相信她会帮我或是说真的能帮上我，她所说的提议，却让我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不行，关于她的事情也不能想太多了，越是期待就越容易被背叛，这样下去真的要上当受骗了。

我收敛心神，打算睡个懒觉。

宿舍的门却在这时开了，我循声扭头望去。门口处那个粉色头发的少女正怯生生地往里面张望。

在思考她是如何绕过宿管闯进我的宿舍之前，我首先意识到的，是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

我急忙把毯子盖在身上。

被只有过一面之缘的古怪少女直接找到了我的住处，还是很惊悚的。

我们四目相对。

“啊啊啊！我不是故意要看的！”少女尖叫着猛地扭过头去。

“你是怎么进来的!!!而且为什么是你在尖叫啊...拜托你小声一点，这样会把隔壁引过来的...”

“按照协协...协议，我是有权知道房石先生的部分隐私的，您不能因为这个起诉我！”少女好像完全没在听我说的话，自顾自地用起了法律武器。

我不知道被看到裸体能不能用这种解释豁免，但是看到她把头别到一旁，眼睛紧闭，脸已经是涨的通红了。我从来没发现过人的脸可以红的这么快，还是先不要刺激她了。

我在毯子下穿好了衣服，爬梯子下了床。

“所以...你为什么要闯入我的宿舍。”我像是正在面对被抓包的逃课不良少女的老师一般，颇为无奈地问她。

“想要，想要解释！”她的脸仍然红着。

“解释什么，你的人生修正那一套吗？我对宗教没有兴趣哦。”

“才不是宗教！我再说一遍，我是从未来而来，为了完成与未来的您达成的契约，专门来修正您现在的人生的专员哦！”她挺起贫瘠的胸脯，有些自豪地说道。

骗傻子吗？谁会信啊。

“不信，慢走不送。”我推着她的肩膀，把她像小推车一样推出了门外。

“等一下房石先生！我有证据，有证据可以证明自己的！”她又从她的小挎包里掏出了之前见过的那个小本子。

“那么，我要来陈述一下房石先生的生平，房石先生可以对照一下，验证我所说的话的真实性。”

她煞有介事地清了清嗓子，开始了陈述。

“简单来说，房石先生度过了孤独又乏味，十分糟糕的人生呢。”

“就连从提取出的全部记忆来看，房石先生也没有任何可以被算法标记为高光时刻的记忆片段呢，少年时代的生活平平无奇，到了大学后甚至在宿舍当起了家里蹲，完全就是青春二字的绝缘

体！独身生活的中年和老年过着两点一线的公式生活，想必最后会孤独地死去吧。哇，连整体的幸福指数真是低的发指！”

“你解释的方法就是说坏话加诅咒我吗？”她背后的我已经是满脸黑线了。

没想到这家伙大言不惭地转过头来，“我所说的都是事实哦！”

真希望她现在真诚又天真的表情是装出来的。

“你激怒我了。”我继续把她推出门外。

“且慢且慢，我还有一句话！”她用手扒住门框，阻止了我的推进。

“你辩解吧。”

“房石先生真的喜欢现在的生活吗？”她唐突地抛出了这个问题。

没有想到她会反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不禁一滞。

“我现在好的不行。”明明不想和眼前这个人产生更多交集，明明可以靠这种回答敷衍了事，但是这样的假话却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但我也无法对这个看起来就不太靠谱，才刚刚认识不到一天的人说出实话。

两人之间的气氛一时有些尴尬，我松开了她的肩膀。

她回身看向我，走廊上的阳光从她身后射进来，像是在召唤我一般。“房石先生还没做好准备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先从小事做起，日常的改变积少成多，房石先生最后一定会获得比现在幸福得多的人生的！”

她在邀请我改变自己的现状吗？虽然不清楚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对于一个每天早上照镜子都会情不自禁遗憾自己怎么还没在梦里死去的颓废大学生，这实在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提议。

并没有想做的事，也没有要为之前进的目标，这就是现在的我。那么，听一听她的建议也是无妨的吧。

少女向我伸出手，做出了邀请的姿势，小小的手掌用力张开。我不知道怎么回复才好，于是就在上面轻轻拍了拍。

“呀！没想到房石先生竟然同意了！啊.....好像还没自我介绍，我叫托帕，房石先生直接用名字称呼我就好。那么接下来.....”少女又在随身携带的小挎包里一阵翻找，掏出了之前见过的那本小册子。

“呀...我还没说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做啦.....”我试图不把话说死，给之后的自己留一些自主选择权。

“房石先生接下来要去参加超自研哦！”

“诶？”

我以为这位自称是来自未来的人生专家会给我开出“只要照着上面做，你就能度过完美的一生！”这样的日程表，但怎么是这种开玩笑一般的建议，亏我刚刚好不容易鼓起了改变现状的勇气。

“超自研就是研究世界上各种超自然现象的社团，很有趣的啊！”托帕以为我不知道超自研是什么，和我解释到。

“你给我出去。”我指了指外面，同时继续把她推走。

“哎呀！房石先生听我解释！蝴蝶效应你知道的吧！明明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是累积起来却会有不得了的结果，踏出第一步后，房石先生的人生就会发生巨大的分歧！我说的改变人生要从小事做起，这就是我说的小事啦！”托帕把头扭过来，飞快地说了一大堆话。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是认真的啦！”

“不信。”我作势要关门，谁知道托帕直接扑过来抓住了我。

“我真的是从未来来的，房石先生你相信我啊！”

“谁信你啊，你一定是那个什么超自研派来拉人的！以为使用萝莉就能轻松把我骗进去吗？别小看了处男啊！”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被耍了，和她缠斗在了一起。

“哟，你在这里干什么？”是舍友回来了。舍友正一脸疑惑且警惕地看着我，同时和我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挤进了宿舍。

“那个...那个...”我半天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感觉自己的脸瞬间变得通红。我现在只希望他不要产生奇怪的误会，把我当成猥亵犯从而报警，那样我作为变态萝莉控的大名一定会传遍整个学校的。

“你是在学跳舞吗？”舍友问我。

“啊哈哈...对的对的，我们就是在跳舞啦。”舍友竟然给了我台阶下，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回答到。

“我们？...”舍友的目光又变得怀疑了起来。这时，我也发现了这对话中微妙的不协调感，舍友的眼睛竟然一次都没向托帕那里看去过。我正和一个娇弱的少女僵持不下，不管怎么样都不可能无视了对方吧。

“他是...看不到你吗。”我小心翼翼地询问托帕。

“好像是有这回事来着...能看到我的，只有房石先生一个人啊。”少女对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你到底在和谁说话。”舍友好像以为我疯掉了，摆出了御敌的姿势并守在角落里。

我想我不需要再怀疑什么了，托帕绝非常人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没什么啦！”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抓起托帕一起逃出了寝室。

第二话

烈日炎炎的天气里，本来是什么理由都不会让我进行户外活动的。

但是因为答应了托帕的要求，现在的我们出现在了学校的喷泉广场上，社团招新活动的正中央。

各个社团都从学校借来了可移动式的帐篷亭，红色的帐篷亭连在一起列成几排，蔚为壮观。

提到青春，人们会下意识地联想到热烈的夏日晴天和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吧，但此刻不管是二者中的哪一个，都让我十分难受。

太阳烤的后颈火辣辣的。周围熙熙攘攘的新生们脸上都挂着灿烂的傻笑，所散发出的刺鼻现充气息让我更加感到烦躁。

托帕说她不属于现在的时间线，所以无法干涉除了我之外的事物，简而言之就是无法触摸到实物，如果和我之外的他人接触，对方会直接从她的身体里穿过。托帕很讨厌这种感觉，于是紧紧跟在我身后。

我们费力地在人群中挤过，同时四下张望着超自研摊位的位置，终于在招新区域的边缘处看到了属于超自研的摊位。

和其他社团比起来，超自研的摊位前明显要冷清不少。一个喇叭放在填登记表的桌子上，正放着提前录好的招新宣传，桌子后负责招新的是个瘦瘦高高的女生，已经在桌子后仰着头睡着了。

好久没和人交流过的我面对社交任务，不禁下意识地咽了口吐沫。

“加油哦房石先生，和陌生人进行正常的交流也是人生修正的重要一环！”托帕在旁边给我打气到。

“你好……”我不知道怎么切入正题，试着叫了叫她。

这人仍然大张着嘴巴，睡得正香。在这种环境下还能有如此程度的睡眠，其实我还挺羡慕她的。

我直接戳了戳她，没想到她吓了一跳，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何人进犯！”顺便摆出了某种武术的起手式。

“我们……我们是来报名的啦！”我和托帕连忙举起双手，证明自己没有敌意。

招新的女生看了看四周，随后不好意思的挠了挠了头，好像才搞清楚身在何方。

“刚才做噩梦了，情绪有些激动，抱歉抱歉。”她尴尬地笑着，看了看我，“你一个人吗？”

是了，别人是看不见托帕的，我得牢记这点才行。我点了点头。

“那你把这个表填一下吧。”她递给我了一张入社信息表。

“那个。。。咱们社团是干什么的。”我觉得在加入这个莫名其妙的社团前，还是先打听一些有用的信息比较好。

“社团本身嘛，就是研究超自然的现象的，至于活动什么的。。。还没想好，嘿嘿。”

女生告诉我的信息还不如喇叭里循环播放的宣传语多，听上去是个十分闲散的兴趣社团，不过对于被托帕强扭过来的我来说，是个好消息。

填好表之后，女生把她的手机递了过来，上面是她 mechat 的二维码，“我是这个社团的社长啦，你可以加我的好友，有事联系。”

社长亲历亲为负责招新吗，看起来是很有责任心的社长啊。

“目前来说，成员就只有我们两个。。。所以接下来的招新就拜托你咯。”社长拍了拍我的肩膀以示鼓励。说完她站起身，打着哈欠晃晃悠悠的离开了。

我怔在原地，看着社长慢慢走远。既然已经是超自研的一员了，那么被安排工作也没什么可抗议的，不过真希望她能刚刚的我对她的认可还给我。

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托帕则是大摇大摆地坐在了桌子上，小短腿晃荡着，打量着路过的学生们。

“哇，房石先生，路过的人都会把头扭过去避免看我们啊。”

“毕竟是超自研嘛，这种情况在我们加入前就可以预见了吧。”我用手遮着嘴，小声和旁边的托帕说到。在大学里，根本没人会想加入像超自研这种过家家性质的中二病团体。

我想今天大概不会有第二个怪人想要加入超自研了，于是我也效仿社长的样子，趴在面前的桌子上，闭目养神。

好吵，真不知道社长刚才是怎么睡着的。

周围学生那充满着青春气息的交谈声是怎么回事，大胆的高谈阔论和周围叽叽喳喳的笑声，令孤零零趴在桌子上的我十分恶心。

我想，孤独这种感觉就是被比较之后才会产生吧。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是孤独，但是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那我想他过的也会开心，毕竟独自一人的生活中，也有乐趣可以去发掘。

但是如果他偶然撞见了别人因为社交活动、或是更深层的友情爱情所产生的幸福呢？会不会因为这些，他会察觉到自己的孤独，会意识到本来可以获得，但与之失之交臂的另一种生活呢？痛苦由此产生，比较是摧毁幸福的原罪。

但是作为社会性动物，人在生活中无法避免下意识地与他人进行比较，那么如此看来，造成我目前痛苦局面的，正是广场上这些熙熙攘攘，过于活泼的同学们。

那么大家，炸弹袭击和毒气释放选一个吧！我会让你们毫无痛苦地离开人世的！

“打...打扰了...”

就在我思考怎样才能实施高效易行的恐怖袭击的时候，感觉到有人在叫我。就像自己的反社会思想被识破了一般，我吓了一跳，连忙坐起身并摆出了一副人畜无害的微笑。

“房石先生笑得好恶心...”托帕在一旁点评到。

来人是一个拘谨的女生，双手扣在所背的双肩包背带两边，眼睛在黑框眼镜厚厚的镜片后躲闪着，盯着桌子。

“嗨，你好。”我傻乎乎地挥了挥手。完全没料到还有哪个正常人会想加入超自研，因此我并没有想过开场白。

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这时候必须得说些什么才行，我得尽到招新者的责任！

“是来参加超自研的吗？”满头大汗的我最后挤出来这么一句废话。

“嗯嗯。”这个女生点了点头，但是仍然没有看我。

第二话·真寻版

桃帕没有立刻回答。她只是用那双粉色的眼睛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时间又静止了。“消除……吗。”她小声重复着，手指无意识地卷着自己发尾，“房石先生，您知道‘消除’在协议里是什么意思吗？”

“不就是让我的人生消失？或者直接把我从这个世界上抹掉之类的。”我破罐破摔地说，“反正现在这样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她摇了摇头，帽子上的羽毛随着动作轻轻晃动。

“不是的。”她翻开那个小本子，指向其中一行密密麻麻的小字，“您看，条款第 37 条：若客户在修正过程中提出‘消除人生’请求，系统将启动最终验证程序——需要客户本人回顾自己人生中的所有‘可能幸福的瞬间’，并确认无一值得保留。”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桃帕合上本子，表情难得严肃起来，“您得跟我一起，把您这二十年来所有‘理论上可能感到幸福’的时间节点全部重新经历一遍。如果经历完后您仍然坚持要消除——那么协议才会生效。”她顿了顿，补充道：“不过，根据历史数据，启动这个程序的客户里……有 99.8%最后都撤销了申请。”

“为什么？”

“因为人类是很健忘的生物啊。”她忽然又恢复了那种职业假笑，“总是会忘记自己其实也曾经，哪怕只有一瞬间——是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过的。”她伸出手。

“要试试看吗，房石先生？从您‘可能幸福’的清单里，选第一个场景。”

我看着她的手，脑子里一片空白。第一个……可能幸福的瞬间？我这种人生里，真的存在过那种东西吗？

我盯着桃帕伸出的手，脑子像被格式化的硬盘一样空白。

第一个可能幸福的瞬间？

这个词组本身就很矛盾。

对我来说，“可能”意味着不确定性，“幸福”意味着不存在，“瞬间”意味着转瞬即逝——所以这大概是什么语法错误吧。

“那个……”我犹豫着开口，“我的人生里真的有这种东西吗？”

我是说，你确定系统没出 bug？”

桃帕“啪”地打了个响指，一个小型虚拟屏幕出现在我们之间，上面缓缓滚动着一行行字。客户：房石（ID: 2026-XXXX）

人生幸福可能性评估报告（仅含阳性结果）

总计发现可能幸福瞬间：17 处

置信度：低（73%）

备注：多数场景为独处状态，社会互动相关场景置信度普遍低于 40%

“看吧，”她指着屏幕，“十七处呢！虽然置信度都不高……但系统认为至少有这可能。”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几秒。“十七个……在我的二十六年人生里。”

平均一年还不到一个。不知为何，这个事实反而让我稍微松了口气——至少证明我的悲观不是无病呻吟，连 AI 都这么认为。“好吧。”我叹了口气，“第一个是什么？”

桃帕滑动屏幕，第一条记录被放大。场景 001

时间：199X 年，小学四年级，10 月某个周四

地点：市立第一小学，旧图书馆二楼角落

关键词：雨天、独处、绘本、暖黄色灯光

幸福可能性置信度：68%

备注：该时段气象记录显示中雨转小雨，图书馆当日借阅记录为零。客户独自逗留 47 分钟。我的记忆像生锈的门轴一样艰难转动。199X 年……小学四年级……“我想不起来。”我坦白，“完全不记得有这种事。”

“很正常哦。”桃帕收起屏幕，再次伸出手，“所以我们要回去确认一下——到底是因为它不够幸福被遗忘了，还是因为它太幸福……被自我保护机制屏蔽了。”

这句话让我心里某个地方轻轻颤了一下。自我保护机制？屏蔽过于幸福的记忆？听起来像是什么蹩脚的心理自助书籍里的理论，但不知为何，我竟能理解这种逻辑——如果一件事太美好，而你知道那样的美好再也不会发生，忘记它确实是更理性的选择。“走吧。”我握住了她的手。第二次的传送体验比第一次稍微好一点。至少我没有再像溺水一样拼命喘气。只是眩晕感依然强烈，像是坐了十圈过山车之后被突然丢进一个静止的世界。首先恢复的是嗅觉。旧书的霉味，混合着木头和灰尘的气息，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墨水香。然后是听觉。细密的雨声，敲打着玻璃窗。远处偶尔传来走廊里模糊的脚步声，但很快又远去。最后是视觉。我正坐在一张矮小的木椅上，面前是一张同样矮小的桌子。桌上摊开着一本绘本，页面已经泛黄，边角卷曲。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雨丝斜斜地划过玻璃。图书馆的灯是那种老式的吊灯，散发出暖黄色的光，在雨天的昏暗里显得格外温暖。我低头看自己。小学生的身体。过短的校服袖子，手背上还有铅笔留下的灰色痕迹。“房石先生？”

我转过头，看见桃帕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她也变小了，穿着和我同款的校服，粉色的头发在暖光下显得柔和许多。“这是……”我环顾四周。一排排比我人还高的书架，书的排列并不整齐，有些甚至歪歪斜斜地靠在架子上。空气中飘浮着细小的尘埃，在灯光下缓慢旋转。安静极了。除

了雨声，只有我自己的呼吸声。“您的第一个可能幸福瞬间。”桃帕压低声音说，像是在守护某种神圣的氛围，“根据记录，您每周四下午放学后都会来这里，待到闭馆前半小时。”

我……有吗？记忆的碎片开始松动。好像……是的。周四下午没有课外活动，而我总是最后一个离校。我不喜欢直接回家，因为回家意味着要面对——

想到这里，记忆突然卡住了。不想面对什么？父母？作业？还是别的什么？“您在看这本书。”桃帕指了指桌上的绘本。我低头看去。那是一本关于“海底世界”的科普绘本。彩色的插图上画着各种奇形怪状的鱼，旁边有简单的文字说明。翻开的这一页，画的是一只水母。透明的伞状身体，长长的触须，周围点缀着细小的光点。旁边的文字写着：“灯塔水母——理论上可以永生的生物。”

我盯着那幅画看了很久。久到雨声渐渐变小，久到光线又暗了一点点。“所以……”我终于开口，声音轻得自己都听不清，“这就是……可能幸福的瞬间？”

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图书馆，看一本关于水母的绘本？桃帕没有立刻回答。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那双粉色的眼睛在暖光下显得异常清澈。“系统是根据多维度数据综合评估的。”她终于说，“生理指标、环境因素、行为模式……但最终的解释权，在您自己这里。”

她顿了顿。“您觉得呢，房石先生？现在坐在这里的您——十岁的您，感觉到幸福了吗？”

我重新环顾这个小小的角落。旧书架。泛黄的绘本。雨声。暖黄色的灯光。没有人打扰的 47 分钟。“我不知道。”我诚实地说，“但至少……不觉得难受。”

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意识到——

对十岁的我来说，“不难受”可能就是最高级别的积极情绪了。桃帕的嘴角微微上扬。“那么，第一个场景验证完成。”

她翻开小本子，在上面打了一个小小的勾。“需要补充的是……根据气象记录，那个秋天一共下了十七场雨。您来了十七次。”

我愣住了。十七次。十七个周四下午。每次 47 分钟。原来这就是十七个可能幸福瞬间里的第一个——一个延续了十七次的、安静的、无人打扰的雨天午后。“要去下一个了吗？”桃帕问。我看着窗外已经完全停下的雨，玻璃上还挂着水珠。“嗯。”我说。但在离开前，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轻轻摸了摸绘本上那只水母，理论上可以永生的生物。

真好啊，我想。

第三话·真寻版

传送结束后的眩晕感消散得很快，快到我怀疑那股晕眩是不是桃帕附赠的售后服务。

走廊的日光灯嗡嗡作响，空气里熟悉的消毒水味呛得我鼻子发酸。明明离开才不到一个小时，再看这栋教学楼，却总觉得哪里变得不太一样了。大概是错觉。十岁的记忆和二十岁的大脑叠在一起，总会产生这种残影般的错位感。

“感觉如何，房石先生？”桃帕的声音听起来居然带着点小心翼翼。

“什么感觉？”我装傻。

她没有戳穿我，只是默默掏出小本子，翻到新的一页。页面上用工整的小字写着：场景 001，验证完毕，判定——合格。

……合格。这个词让我莫名难受了一下。

十岁的我，一个人缩在空荡荡的图书馆角落，把一本关于海底世界的绘本翻到卷边——在系统眼里，那居然是一处“合格”的幸福。我该庆幸，还是该悲哀？我盯着她的小本子看了很久，直到她慢悠悠地开口：

“房石先生，您在看什么？”

“我在看你们系统的判定标准是不是低得离谱。”我干巴巴地说，“一个人在图书馆发呆也算幸福的话，那坐牢的人岂不是每天都在过神仙日子。”

桃帕没有笑。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那双粉色的眼睛里，职业假笑的光泽一点点退去。

“房石先生，”她说，“那个秋天，一共下了十七场雨。”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十七场雨，十七次放学后的到访，每周四雷打不动。我嘴上说着“完全不记得”，身体却比记忆诚实得多——刚踏进那个场景，我就认出了书架间漂浮的尘埃气味，认出了旧塑料椅腿上那道熟悉的划痕，甚至认出了绘本第三页右下角被水渍晕开的蓝色墨点。

记忆这东西真狡猾。你越想忘掉的，它越是不肯走，只是悄悄藏进身体里，等着某个下雨天突然跳出来，咬你一口。

“继续吗？”桃帕问。

我张了张嘴。按我平时的作风，这种时候应该干脆利落地拒绝——跟一个自称是未来的我派来的奇怪少女在时空里东奔西跑，怎么看都属于“诈骗进行时”的范畴。可是……

“下一个是什么？”我问。

桃帕的眼睛肉眼可见地亮了，她飞快地翻动小本子，朗声念道：“场景 002。时间：200X 年，初中二年级，盛夏。地点：老家，我家——”她顿了顿，念出最后一个词，“的院子。关键词：蝉鸣、西瓜、邻居家的小孩。”

邻居家的小孩。

我脑子里几乎同步浮现出一张气鼓鼓的脸。齐耳的短发，校服领子永远立着，说话像连珠炮一样能把人噎到墙角——符晴。

“……怎么是她。”我嘟囔了一句。

“根据记录，这个场景的置信度是 71%，比第一个还高呢。”桃帕收起小本子，朝我伸出手，语气轻快得像在报告一个好消息，“而且那天下的是晴雨，没有下雨，房石先生不用担心淋湿头发。”

“……谁担心那个了。”

我握住她的手。

其实我心里清楚，我担心的从来就不是雨。

十七年前的那个秋天，一个男孩在空无一人的图书馆里看懂了“灯塔水母理论上可以永生”，却没能看懂自己。而在更早，或者更晚的某个盛夏，他曾和一个动不动就生气的女孩，坐在院子里分过同一块西瓜。

那些瞬间一直沉在水底，像十七岁的我自己一样，假装自己不存在。

传送的眩晕感再次袭来。在视野彻底模糊之前，我听见桃帕的声音——比刚才轻了很多：

“房石先生……这次，请记得好好看看她。”

第四话·真寻版

传送的眩晕感这次不太一样——不是失重，是热。

还没睁开眼睛，先听见了蝉鸣。铺天盖地的、像要把整个夏天都压扁的蝉鸣，从四面八方涌进来，密得仿佛空气本身在震颤。

睁开眼，我站在一个院子里。

水泥地的裂缝里长着几株倔强的野草，墙根立着洗好的塑料拖鞋，晾衣绳上挂着一件白背心。一切都很旧，旧得让人莫名安心。下午三四点的阳光斜过院墙，把影子拉得老长。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校服短袖，袖口有点大，左膝上有块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疤。初二那年夏天，在院门口骑车摔的。

“房石先生？”

桃帕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她这次穿着一身初中女生款校服，粉色头发扎成低马尾，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会在暑假串门找同学玩的女孩——如果忽略她手里那本永远在翻的小本子的话。

“场景 002，验证开始。”她压低声音，像在播报什么重大新闻，“关键词：蝉鸣、西瓜——以及，邻居家的小孩。”

邻居家的小孩。

话音刚落，院子深处传来木屐踩在水泥地上的啪嗒声。一个矮小的身影从屋门口探了出来。

符晴。十二三岁的符晴，套着一件大人的宽大T恤，下摆垂到膝盖，头发胡乱扎着，脸上还带着午睡刚醒的印子。她看见我，眼睛亮了一瞬，随即立刻板起脸。

“你来得正好。”她又着腰，语气像在宣读圣旨，“我家西瓜切好了，分你一半。进来。”

“……我不要。”

这三个字几乎是条件反射，从少年时代的我嘴里脱口而出。我大概是天生学不会好好接住别人递过来的东西。

符晴瞪了我一眼，没有像大人世界里那样就此作罢——她直接走过来，一把拽住我的衣领就往她家院子里拖。就像多年以后，她在大学招新摊前对我做的那样。

“让你吃你就吃，哪来那么多废话！”

我被拽得踉跄，撞进她家院子的阴影里。矮桌上放着一大盘切好的西瓜，红瓢绿皮，在阳光下渗着冰凉的水珠。符晴蹲下身，在盘子里挑挑拣拣，最后拿起最中间那一块——没有籽、最红最甜的那一块——递到我面前。

“吃这个。”她说，“中间的最甜。”

我盯着那块西瓜，看了很久。

桃帕不知何时站到我身边，小声地、像自言自语般说：“根据记录，这一天的气温是 37 摄氏度。您在她家院子里待了四十三分钟。被硬塞了……嗯，三块西瓜。”

“第一块是中间那块。”她顿了顿，“您没有拒绝。”

我没有拒绝。记忆里那个别扭的、不会好好接住任何好意的少年，在那块西瓜面前，居然没有拒绝。

我接过西瓜，咬了一口。冰凉的甜瞬间在舌尖炸开。蝉鸣依然聒噪，晒得发白的院子依然晃眼——可那一刻，世界忽然变得很安静。

“好吃吗？”符晴蹲在旁边，歪着头看我，午睡刚醒的印子还挂在脸上。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点藏不住的得意。

“……还行。”我闷声说。

“还行是什么评价！”她气鼓鼓地又拿起一块塞进我手里，“再吃！吃到你夸它为止！”

我又咬了一口。

可能是我记错了。也许那天我吃了不止三块西瓜。也许那天，我坐在她家院子里，被蝉鸣包围，被 37 度的阳光烤着，听她叽叽喳喳地说话——其实我自己以为的，要开心得多。

“判定。”桃帕翻着本子，笔尖悬在半空，转头看向我，“房石先生，您觉得这个瞬间……值得保留吗？”

我蹲在矮桌前，手里攥着那块被她硬塞来的西瓜，看着蹲在旁边、仰着脸正等我回答的符晴。十二三岁的符晴，眼睛亮亮的，像她递过来的那块西瓜最中间的部分。

“值得。”我说。

桃帕在小本子上，轻轻地打了一个勾。

回到现实的时候，教学楼的日光灯依然嗡嗡作响。我站在原地，手里空空，掌心却好像还残留着西瓜皮的凉意。

“场景 002，验证完毕。”桃帕合上小本子，露出职业假笑，“恭喜房石先生，您的人生幸福清单上，又多了一条确认存在的记录。”

“……少来。”我别过头去，“不过……”

“不过什么？”

我没有回答。我在想：既然那个夏天真的发生过——那么后来的符晴，是不是也一直在用她的方式，把“最中间那块西瓜”递给我？

大学招新那天，她拽住我的衣领，说“为什么我一找你就装死”。

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她递过来的每一块西瓜，我都接住了。

桃帕安静地看了我一会儿，轻声说：“根据系统记录，您和符晴的下一场交集，发生在大学一年级，社团招新日。”

“需要提前去看看吗——还是留到修正人生的时候再说？”

走廊尽头传来上课铃响。我攥了攥空空的掌心，轻声说：

“留到那时候吧。这次，我会好好接住的。”

第五话·真寻版

传送的眩晕感这次只持续了不到两秒。

比前两次好多了——大概是身体终于习惯了被塞进时间褶皱里的感觉。恢复知觉的瞬间，先冲进鼻腔的是廉价防晒霜和汗水的混合气味，紧接着是铺天盖地的、属于年轻人的嘈杂声浪。我睁开眼，发现自己坐在一张课桌后面，头顶是红色的塑料伞棚，阳光透过棚顶烤得后背发烫。

超自研招新摊位。我又回到了那个下午。

桌面上贴着 A4 纸打印的四个大字——「超自研招新」，旁边立着社长留下的喇叭，正循环播放一段连我都觉得羞耻的宣传词。路过的学生纷纷礼貌地把头偏向正前方，脚下不自觉地加快，仿佛我这里是某种传染病隔离区。

「场景 003，验证开始。」

桃帕坐在课桌边上，小短腿晃荡着，照例压低声音，像在播报什么重大新闻。她今天终于换下了那身海军服——穿着和周围人差不多的便服，粉色头发扎成高马尾，混在人堆里几乎看不出异常，如果忽略她手里那本永远在翻的小本子的话。

「根据系统记录，这个场景的置信度是 67%。」她翻着本子念道，「关键词：招新日、社恐，以及——命中注定会走到你摊位前的邻居家小孩。」

「谁跟谁命中注定啊。」我小声嘟囔。

「是系统说的哦。」她眨眨眼睛。

周围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新生们结伴而行，互相拍照，笑声清脆得让人牙酸。我缩在课桌后面，努力把自己想象成一株不需要光合作用的盆栽。前两次验证好歹是安静的场景——雨天的图书馆、盛夏的院子——这次却把我丢进了现充浓度最高的修罗场。

「根据记录，」桃帕像是看穿了我的窘迫，「房石先生当天在摊位前坐了三个小时十七分钟，成功招到的新成员人数为——零。」

「……你这种地方倒是记得很清楚。」

「因为是很重要的数据嘛。不过零人这一点，我觉得情有可原。毕竟房石先生当时的招聘策略是——」

她清了清嗓子，模仿我的语气：「感兴趣的话请填写一下意愿表，我会把你录入到学校社团系统里的。」

「闭嘴。」

「而且说完就低头假装看手机，根本不敢看对方的脸。」

我伸手去捂她的嘴，她灵活地躲开，笑得像只偷到鱼的猫。就在我们闹腾的时候，人群忽然从中间分开了一道缝。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像嘈杂的空气里突然被抽走一截，安静以某个点为中心扩散开来。

我抬起头。

符晴站在摊位前。

和记忆里的她一模一样——齐耳的短发，校服领子照旧立得笔直，背着双肩包，双手扣在背带两侧。她站在三米开外，眼睛直直地看着我，表情有些微妙，像是酝酿了许久的话在嘴边滚了一圈，又咽了回去。

我下意识地把手埋回手机屏幕里。

这是身体记忆。装死模式，自动启动——和以前每一次一样：看到她的消息不回，接到她的电话挂掉，在食堂撞见她绕路走。在老家的时候一直是这套模式，上了大学，不过是把距离又拉远了一点。

「房石先生。」桃帕的声音轻轻的，「根据记录，她今天上午十点就到招新会了。绕过了几乎所有的社团摊位。」

我握着手机的手顿了一下。

「现在是下午两点十七分。」她合上小本子，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这是她第三圈。」

三圈。我还在装死。

符晴在原地站了一小会儿——大概是在等我抬头。等了几秒，没等到，她终于动了。

她直接走过来，一把拽住我的衣领，把我从手机屏幕后面揪了出来。

「填你个大头啊！为什么我一找你就装死！」

衣领勒得脖子一紧，我被迫和她的脸对视。太近了，近得能看清她额角渗出的细汗，能看到她因为跑了两圈而微微泛红的脸颊，能闻到她头发上洗发水的味道——和初中时闻到的，是同一种。

「停停停——你先松手，」我慌乱地打圆场，「确实……确实是我的问题，先松手行不行，周围人都在看了。」

她没松手，反而又拽了一下：「那你倒是说啊！你躲我躲什么！」

我张了张嘴。

按剧本，这时候我应该继续装傻，嬉皮笑脸地糊弄过去，目送她填完表离开，然后转头回到我安全舒适的孤独里。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句熟练的糊弄话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

.....大概是因为我的脑子里，还残留着那个七月的画面。

37℃的院子里，蝉鸣震天。她蹲在我面前，从一大盘西瓜里挑出最中间、最红、最甜的那一块，递过来，说「吃这个，中间的最甜」。然后气鼓鼓地塞第二块、第三块，非要听到我夸她不可。

而我接住了。

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她递过来的每一块西瓜，我都接住了。

只是我从来不肯承认。

「.....对不起。」我听见自己说。

符晴愣住了。她大概从没想过会从我嘴里听到这两个字。拽着我衣领的手不自觉地松了一些，耳朵尖却肉眼可见地红了起来。

「你、你突然道什么歉啊.....怪别扭的。」她别过头，语气一下子软了下来，「反正.....反正你人在这里就好了。」

她把书包带子拢了拢，飞快地瞄了一眼桌上的宣传单，清了清嗓子，声音放轻了一点：「.....这个超自然研，是干什么的啊？」

「就是研究超自然现象的社团。」我老老实实在说，「幽灵啊、鬼怪啊、诅咒啊之类的。你以前不是最怕这些东西了吗？」

「以前怕，现在不了。」她说得很快，像怕我追问，「.....现在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比你可怕的东西多着呢。」

「喂。」

她抿着嘴角，像是在忍住一个没藏住的弧度，低头从我桌上抽走一张意愿表，飞快地填了起来。填到一半，她忽然抬起头，凶巴巴地说：「对了，以后我要是给你发消息，你不许再装死了。」

「.....我尽量。」

「尽量是什么鬼回答！」她气呼呼地把填好的表拍在我桌上，「必须回！听到没有！」

「听到了听到了.....」

她瞪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走开。走出几步，又停下来，背对着我，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低到几乎要被周围的嘈杂淹没：

「.....我找你找了两圈了。你这个摊子的牌子这么小，你也不怕我找不到。」

说完，她没等我回答，快步走进了人群里。

我坐在课桌后面，看着她背着双肩包的背影在人群中一颠一颠地远去，直到完全看不见。

「判定。」桃帕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她没有翻本子，而是难得认真地看着我，「房石先生，您觉得这个瞬间……值得保留吗？」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看着摊位上那张被她拍在桌上的意愿表，字迹用力，学号栏填得端端正正；我看到她刚才站过的地方，地面被太阳晒得发白；我的衣领还歪着，是她拽出来的。

「值得。」我说。

桃帕在小本子上，轻轻地打了一个勾。

回到现实的时候，教学楼的日光灯依旧嗡嗡作响。我站在原地，衣领居然还是歪的——让我恍惚觉得刚才那一切都是真的。

「场景 003，验证完毕。」桃帕合上小本子，站到我面前，露出她惯常的职业假笑，「恭喜房石先生，您的人生幸福清单上，又多了一条确认存在的记录。」

「……少来。」我别过头去，「不过……」

「不过什么？」

她没有追问，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粉色的眼睛在灯光下显得异常清澈。

手机在这时候震了一下。

我低头。屏幕上「符晴」发来的消息，未读的红点已经积了不知道多少条，备注名旁边的数字小得让人心虚。最新一条是十分钟前发的：

「喂。听说社团这周六有活动，你去不去？——不许装死。」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久到桃帕似乎都屏住了呼吸。

然后，我点开输入框，打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一行更短的。又删掉。最后发出的消息只有一句：

「去。老时间老地点。……西瓜我请。」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秒，没有删。虽然她大概看不懂后半句的典故——不，她应该看得懂。

桃帕站在旁边，注视着我的屏幕。她的职业假笑一点一点地，弯成了一个真实的弧度。

「房石先生，」她轻声说，「刚才验证的时候，您说『值得』；刚才发消息的时候，您的声音——和说『值得』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锁了屏幕，没理她。但我知道，她说得没错。

这一次，装死模式，正式下线。

番外 001 · 招新日之后 · 真寻版

周六下午两点，超自研的活动室——好吧，并没有这种正式的东西存在。所谓活动室，就是社长向教务处申请来的那间三楼空教室，桌椅上落着薄薄一层灰，黑板角落还留着上上个社团没擦干净的粉笔字。

我提前十五分钟到了。不是因为积极，是因为想确认桃帕今天到底出不出来捣乱。结果她没来——只在教室后门探了个头，丢下一句「今天是普通日常，不在验证范围内，我就不打扰房石先生的私人行程了」，然后像个粉色的幽灵一样缩了回去。

……什么叫私人行程。我明明是来开社团活动的。

两点零七分，教室门「哐」地被推开。

符晴站在门口，一手扶着门框喘气，另一只手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她大概是跑着来的，额角挂着汗，齐耳的短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

「没、没迟到吧？」她喘着气问。

「……还有八分钟才开始。」我说。

「那就好！」她把帆布袋往课桌上一放，发出一声沉闷的「咚」。

「你说的西瓜呢？」她叉着腰，开门见山。

「……我就随口一说。」我别过头去。

「随口一说？！我为了你那么随口一说，」她拍了拍帆布袋，语气里带着一丝藏不住的得意，「昨天特地回了趟老家！」

我愣住了。老家。蝉鸣震天的院子，晒得发白的水泥地，还有那个蹲在矮桌前挑西瓜的女孩。

她打开帆布袋，从里面捧出一个圆滚滚的西瓜，表皮凉丝丝的，瓜蒂上还连着一小段青藤——是刚摘的。她把西瓜放在桌上，轻轻推到我面前，清了清嗓子，语气像在宣读什么重要文件：

「今年院子里的西瓜熟了，我挑了个最——」她顿了一下，耳朵尖可疑地红了起来，「咳，最圆的。给你尝尝。」

最圆的。她差一点就说成「最中间的」了，我知道。

我看着那个西瓜。瓜皮上沾着一点老家院子的土。记忆里那个 37℃ 的夏天忽然从很远的地方涌回来——蝉鸣铺天盖地，矮桌上摆着一大盘切好的西瓜，她蹲在我面前，从里面挑出最中间、最红、最甜的那一块。

「……谢谢。」我说。

符晴明显没料到我会这么干脆。她愣了两秒，然后用力别过头去：「反、反正放着也是放着！你、你先去洗刀，我去找社长商量活动！」

「社长说她睡过头了，活动取消了。」我把手机递给她，屏幕上躺着社长发来的语音转文字：「zzzz……今天的活动取消……你们自己玩吧……呼……。」

「取消？！」符晴瞪圆了眼睛，「那、那我西瓜都带来了！」

「所以，」我把手机收回来，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那么回事，「今天活动内容由我这个在职社员自行定夺。你有什么想干的事吗？」

符晴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书包带。纠结了足足半分钟，她才小声开口：「……我听说，这栋教学楼的三楼，晚上会有奇怪的声音。」

「你是说那个传闻？」我在心里叹了口气，「走廊尽头的旧教室，半夜会有翻书声，推开门却一个人都没有——旧图书馆方向的那个？」

「对对对就是这个！」符晴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你怎么知道！」

「听说过。」我没告诉她，传闻这种东西，十有八九是从某个下雨天泡在图书馆里的四年级小鬼身上加工出来的——虽然那所小学的图书馆，跟这里的旧图书馆大概没什么关系。

「那我们去看嘛！」符晴一拍桌子。

「现在是白天。」我提醒她。

「白天也行！白天看了晚上就不怕了！……大概。」她自己说到后面，声音已经虚了。

于是我们拎着西瓜，穿过没什么人的走廊，来到三楼尽头那间传说中「半夜有翻书声」的空教室前。门没锁。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斜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缓慢地旋转——像极了很多年前，那间雨天图书馆里的暖黄色灯光。

符晴站在门口，探着头往里张望了一圈。什么都没发生。她松了口气，又好像有点失望。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她说，「果然传闻都是骗人的。」

「嗯，都是骗人的。」我随口应着，走进教室，把西瓜放在讲台上，从兜里摸出一把折叠刀——我随身带这个纯粹是为了拆快递，真的。

「那你刚才还说有翻书声！」符晴跟了进来。

「我说的是『听说过』。传闻本来就不可信。」我蹲下来，把西瓜垫在讲义夹上，比划着下刀的位置。

符晴凑过来看，忽然冒出一句：「你切西瓜倒是挺熟练的嘛。」

「……小时候住的地方，隔壁院子里种过西瓜。」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咦？好巧，我老家院子里也种西瓜！」她完全没有察觉自己就是那个「隔壁院子」的主人，「那棵还是我小时候种的，我爷……咳，我爸每年都念叨它不争气。」

「……嗯，那可真是巧。」

我没有告诉她，我之所以会切西瓜，是因为有个盛夏的下午，有个女孩把我拽进她家院子，硬塞了我三块西瓜——第一块，就是最中间的那块。

我把西瓜对半切开，又切了几刀，码在从抽屉里翻出的一次性餐盒盖上。夕阳开始斜了，光从窗户爬进来，把整间教室染成暖黄色。我们面对面坐在课桌两边，一人捧着一块西瓜，安安静静地吃着。

「甜吗？」符晴问。

「……还行。」我说。

「还行是什么评价！」她果然又炸毛了，「跟你说了多少年话了，你就不能痛痛快快夸一次吗！」

「嗯。」我咬了一口西瓜，含糊不清地说，「……比老家那次的甜。」

教室忽然安静下来。

符晴捧着西瓜，怔怔地看着我。暖黄色的光里，她的耳朵尖肉眼可见地红透了，连脸颊都染上了颜色。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低下头，很小声地嘟囔了一句。

「……你明明就记得。」

我没有回答。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瓜皮，又看了看桌上剩下的西瓜——然后伸出手，拿起了最中间的那一块。

「我记得。」我说。

窗外，夕阳继续往下沉。三楼尽头的教室里当然没有翻书声——但那个下午的声音，被某个人用比系统更可靠的方式，悄悄记了下来。

当天晚上，教学楼走廊。

桃帕坐在长椅上，晃着小短腿，翻开随身的小本子，新开一页，一笔一画地写：

「观察记录·非验证日附加条目：符晴同学今日赠送西瓜一颗，房石先生主动说了『谢谢』，并评价『比老家那次的甜』，且自行取用了最中间的一块。系统置信度：无需计算。判定：值得保留。」

她合上本子，满意地点了点头，跳下长椅，朝宿舍楼的方向走去。走廊尽头的路灯亮着，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 番外 001 · 完 ——

—— 未完待续 · 敬请期待 ——

后续章节与番外将陆续在 LudwigCN 连载发布。